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三十)

作者：陈勇

**第十三天：
北加浪岸的孔教
礼堂官司**
11月15日 星期二

早上，直葛（Tegal）孔教礼堂的三位老大姐来到我住宿的旅馆接我，阿地维那礼堂正式把我转交到了直葛礼堂手上，其实两地紧挨在一起，更像是同一个城市。

直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爪哇岛北海岸，曾经是印尼的蔗糖工业重镇，也盛产各种印尼茶，更以遍布大街小巷的名叫“瓦弄”（Warung）的茶棚闻名于世。

直葛人早在17世纪时期，已受中国人饮茶文化风气之薰陶，至今当地人品茶风气很浓，他们把饮茶当作是饮食文化的高度享受，可以说直葛是印尼的茶文化之都。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印尼就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五大产茶国之一，其中尤以直葛一带为产茶胜地。时至今日，直葛茶的品种丰富而且多元化，茶叶、茶粉、即溶茶已在印尼茶叶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葛人办喜事，爱用直葛茶装入精致礼品盒惠赠嘉

宾，表明直葛人以直葛名茶为自豪。此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葛还一度成为印尼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但印共很快受到镇压，活动中心也转移到他地。

爪哇岛北海岸的城市普遍有相对集中的华人社区，直葛也不例外，当地有一座泽海宫（Kelenteng Tek Hay Kiong），在印尼远近闻名。泽海宫建于1760年左右，已有两百五十多年历史，供奉的是大伯公泽海真人（也有说大伯公另有其人或另有其神）。据说泽海真人来自福建垄川，名字叫郭六官（Kwee Lakkwa），官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据三宝垄华人公馆史册记载，郭六官曾经率众抵抗荷兰统治者对华人的暴行，其事迹在印尼历史上被称为“唐人轰动史”。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许多关于郭六官的故事，比如说他在各岛间经商时施计巧胜海盗；也有说他同时在好几个地方现身，向当地人传授先进生产技术、帮助解决生活上的苦难，等等。在这些故事传说里，郭六官从一个人人敬拜的英雄豪杰逐渐演变成一个海上航行的保护神，

受到印尼华人的顶礼膜拜。因此，泽海真人是具有印尼本地特色的神灵，是除了郑和以外第二个被神化的人物。这也是华人宗教信仰在印尼本土化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来接我的三位老大姐名叫陈宝英、陈水金和金玉娘，都在七十多近八十的年龄，但都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两位姓陈的老大姐说得一口标准的汉语，金大姐也能说一些中文，不是很流利。特别让我惊讶的是，金玉娘是朝鲜族，其父亲二十五岁的时候才从新疆移民到印尼，所以她是第二代侨生。在爪哇遇到从新疆来的朝鲜族孔教徒，这也算是一个奇遇了。万隆的蒙古后裔孔教会主席邦邦，班贾尔的爪哇族教生维迪，和直葛的朝鲜族孔教徒金玉娘，他们虽然寥若星辰，但却证明了印尼孔教的多元化和生命力，令人倍感惊喜和振奋。

直葛孔教礼堂有一百多信徒，在印尼孔教里算是比较大的规模。今天是星期二，正逢直葛礼堂举办规模宏大的卡拉OK大赛，共有三十六名参赛选

手，老中青少都有，但以中老年选手居多。为了达到轰动效果，组办方专门从马来西亚请来了一位名叫“小黑”的印度裔歌星助阵，因为他能演唱中文歌曲。我们到达一个叫“天堂”（Paradise）的会展

中心的时候，看到直葛礼堂的道亲们正在忙着布置比赛会场，舞台上音响设备一应俱全，一张巨大的海报张贴在墙上。几位跃跃欲试的歌手正在舞台上放声高歌，为即将到来的决赛作最后的热身。投影机播放的是港台流行歌曲，看来他们晚上的比赛都是用中文演唱，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地华人社区的中文水平。匆匆与直葛孔教会主席打个照面以后，陈宝英和陈水金两位老大姐就和我一同上路，往五十公里外的北加浪岸（Pekalongan）进发。此时是早上九点钟。那里的孔教礼堂今天要出庭打官司，有关他们与隔壁佛教寺庙宝安殿（Kelenteng Po An Thian）的产权纠纷。这是我今天活动的重头项目。

官司原定十二点开庭，但是因故推迟到了下午两点。代表

北加浪岸孔教礼堂一方的是春乃帝律师（Junaidy Sugianto），这是他的印尼名字。因为他姓苏，华人都叫他苏律师，家住在泗水（苏腊巴亚）。苏律师本人是坚定的孔教徒，所以他帮助孔教礼堂打官司是义工性质，不收取任何报酬。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也是律师出身，担任其助手。颇令苏律师自豪的是，如今父子俩都有了法学博士学位，事业上蒸蒸日上。他说，家族的优良传统正是来自于儒家价值，虽然他儿子不是孔教徒，但是他想让其跟孔教徒接触，熏染儒家传统的伦理价值。苏律师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的父亲是来自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全家一共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他本人有三个孩子，同行的助手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曾经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留学，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小伙子会说流利的英文和日语，却不会说中文。这似乎是印尼华人年轻一代精英的普遍现象，大都会说程度不同的英文，却几乎不会说中文。大概是作律师的职业要求，苏律师父子都西装革履，仪表不凡，